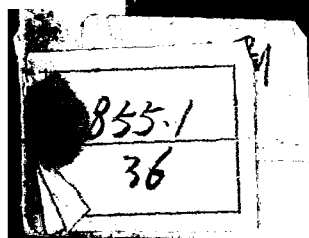


22
361134

逼上梁山

溫 濤 作

【劇獨幕】



蘇中江海導報印刷廠職工會翻印 ▶

MG
J2346 755.1
442 36

逼上梁山 (獨幕劇)

溫 濤

人物 張三爺 綽號「土霸」五十多歲，豪紳地主。
土狗 張三爺的長工，忠實，年約三十多歲。
王得勝 退伍軍人，忠勇富有革命思想，年約二十八九。
妻 王得勝之妻，潑辣熱情，年約二十四五。
福嫂 王得勝的鄰居，年約四十多歲。

時間 一九四六年秋，某一天的早上。

地點 西南某農村，曾淪陷過一年的光景。

貧農臥室，左右有門各一，左門通外面，右門通柴火間。房的正中開一小窗，而且有一扇破爛窗門。從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一些小花樹和遠處的屋頂。室內佈置簡單，左面床一張，右面桌一塊，床上只有一塊破爛而且補了補綻的被單，床邊還擺了一張小短凳。桌上放有黑、白、紅的顏色碗（化裝用的）和烟袋、菜刀、香燭紙錢。

開幕 王得勝坐在床邊矮凳上，整理那兩條假腳（假腳可以用兩枝小竹竿，下端用稻草紮成腳狀，外穿鞋、襪即成），整理好了，得意地走去吸烟。

外面拍門聲很急，王得勝以為收租人來了，便急急地把兩只假腳藏在被單下面，拿起一把菜刀走去開門。門開了，忽然闖進一個蓬頭垢面，瘋癲的婦人「福嫂」，啼笑皆非的向王得勝追去。

福嫂，是王得勝的鄰居，她是一個善良的女人，自從她的丈夫被征去打鬼子以後，全家生活都堆積在她的背上，八年來摸更守夜，吃盡苦頭，好容易支撐着那七郎八當的家，養活自己一個剛滿八歲的女兒「阿金」。

勝利帶來了飢餓、疾病、死亡，在「一担完三担」的高利貸壓迫剝削之下，千百萬的人逐漸走上死亡線上掙扎着，福嫂是窮人中最窮的，也逃不出這人間悲慘的命運。她想起丈夫出去打鬼子，一去沒回來，又眼見自己心愛的女兒「阿金」和一頭小花豬，幾年前，都被張三爺強搶去了，因此便變成了一個瘋癲的人。在某天深夜裏，她靜靜的走至河邊去跳河自殺，幸得天旱水淺，沒淹死，又爬了上來，大約在天亮的時分，不知怎樣便摸到王得勝家裏，流涎亂髮，全身潤溼的，看去就明白她在三個鐘頭前曾跳過河裏自殺過。

福嫂……哈……（瘋瘋癲癲一進門便向王得勝撲去）
阿！福嫂，你……（驚駭退避）
（怒）你……



3 2173 6972 1

華新南蘇

13

王 大家都說你跳河自殺了，為什麼你又回來了呢？呵！福嫂怎樣回來的，講給我聽吧。（把刀放下）

福 你……你還想來殺我嗎？你……

王 唉！為什麼一天工夫就變成這個樣子呢？

福 你這殺千刀的，殺萬刀的，殺吧，儘管殺吧！（衝上去）

福 （退避）唉！福★你瘋了嗎？

福 你……你騙去了我的丈夫，搶去了我的女兒，又拉走了我的豬牛、穀子，我全家的人都給你害死了，我全家的財產都給搶光了。啊！現在你又想來殺我嗎？好！就等你來吧，來吧，來吧，你儘量來吧。（又衝上去）

王 福嫂你不要攪錯啦。

福 不會錯，不……

王 我不是張士霸呀。

王 你不是那千刀萬剮的張士霸是那一箇？

王 我是你的鄰舍王得勝呀！

福 王得勝，呵！王大哥！（笑）嘻……王大哥，真的是王大哥？

王 是的，我是王大哥啦。

福 （想了一會）嘿！殺千刀的，你還想騙我嗎？你還騙得過我嗎？

王 唉！真的發癲了。

福 放屁，放你娘的屁，你那油麻光棍嘴，我還會相信你嗎？

福 福嫂，請你聽一聽，看一看，我是不是張士霸呀。

王 不會錯，一點都不會錯，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是一個殺千刀的張士霸，（追去）殺千刀的，死人頭，有本事就不要走，我就跟你拚命，我就跟你拚命（倒下，聲音逐漸低細，不斷的詛咒着）。

王 （把福嫂拉起，扶上床，蓋上被單）睡一睡，再講吧。

福 （睡下去又掙扎起來）不，我要跟你拚命，我要跟你拚命呀！向王得勝打了幾巴掌）

王 靜一靜吧。

福 （哭）我的丈夫呢？我的河金寶呢？我……

王 福嫂！你的苦處大家都曉得的，全鄉的人都願意替你忙，替你報仇的，聽我講，睡一睡，有什麼話等一下再講吧。

福 （沉痛的哭）啊！天呀！

王 （透了一口氣走出台前）唉！這筆孽賬，什麼時候才算得清楚呢？

福 （端了一碗開水）福嫂！喝碗開水吧。

王 「……」（不語）

福 福嫂，（後台傳來一片嘈雜聲，王得勝急匆匆地開門）

王 （內聲）吊他的娘，抽不去，害老子幾回。（王得勝把窗門打開一個小縫，偷看）

乙 （內聲）這次到了手，先把他打一頓再說。

甲 喂！從小巷進去了，看見嗎？（槍聲一響）

超 不要跑，不……（槍聲二響，又來了一陣嘈雜聲）

王 （氣憤憤的走出台前）吊他的娘，拉了八年還不夠嗎？

福 (驚醒，又來一次瘋) 殺千刀的又來了嗎？我……
 王 (急上前制止) 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靜一靜吧。
 福 不……我要跟他拚，我要跟他拚命呀。(又掙扎)
 王 (把她按住) 福嫂！聽我講，好好的靜一靜吧。
 福 (哭) 啊！我的阿金爸呀！我的阿金寶呀！我的……
 王 (有點不耐煩) 真的，老是這樣鬧，叫我怎樣辦呢？
 福 啊！還給我的丈夫！還給我的女兒！還給我的豬牛，還給我的穀子，還給我的……(哭)
 王 他們少不得我們的，我們大家就要起來跟他算賬的，你放心好了。
 福 算賬嗎？什麼時候才算得清呢！唉！我的天呀！(聲音越說越細)
 王 (門聲響了幾下，王得勝又拿起刀走去開門)
 土 (登場)，哎呀！(看見菜刀一脚跳至門邊) 怎樣你……你發顫嗎？
 王 哈……不，我以為張土霸來了。
 土 (冷一天) 哈……菜……菜刀拚得過槍嗎？(嘴有點結巴)
 王 嘿！你不要看輕我這張刀呀，先下手為強，條把短槍有什麼用呢？
 土 他……
 王 那個？
 土 張……張土霸。
 王 他怎樣？
 土 他……他說，今……今天租不交清，就……就要捉……
 王 捉人嗎？(鎮定地)
 土 不……不單要捉人，還……還要封房子呢。
 王 好！就等他來吧。(冷笑)
 土 不……不是開……開玩笑的，我……我看看你，還……還是躲……躲一躲吧。(嚴正地)
 王 放心吧。
 土 不……今……今天早上，他……他還對我說，要……要我多帶幾條繩子，吃……吃過早飯，就……就先來你這裏。
 王 越快越好。
 土 怎麼？
 王 我已經打算好了。
 土 打……打算跟他拚嗎？
 王 不，(靠近土狗耳邊細聲說了一會，又拿出兩條假腳給他看) 怎麼樣？
 土 好……好辦法，這……這傢伙頂……頂信神鬼的，每……一次害死了人，他……他就要拜一拜神的，昨天晚上，他……他聽到福嫂投河死了，足足拜……拜了一個晚上。
 王 剛才跟你講的，就是他頂信鬼神，我才想出這一個辦法，你看，這辦法走得通嗎？
 土 這……這一定把他弄得頭……頭昏眼花，什麼話都……會講出來的。
 王 (忽然想起) 對啦，那東西打聽出來沒有？

土 還……還不大清楚。聽……聽說埋在附近……一個大山腳下。
王 什麼山？
土 那……那就不曉得啦。
王 一共多少條？
土 大……大約三……三百多條吧。裏……裏面有四挺機關槍，四五十枝駁壳，還有幾十顆手……手榴彈。
王 有這樣多？（驚異）
土 嘿！你……你還不曉得？東……東洋鬼子走的時候，送……送了他一大批。
王 （興奮）好的！我王得勝今天就要他交出來。那東西一到手，我們就上梁山去。
土 梁……梁山在什麼地方？我們附近都……都沒有聽過有這個山的名字。
王 哈……你真是，這個很有名的「梁山泊」的故事，你還不曉得嗎？梁山就是一個大山的名字，裏面有一百零八個好漢，這些好漢都是良民、好百姓。因為被有錢有勢的人欺侮、剝削，弄得上天無路，下去無門，沒辦法，才被迫上梁山去，專做劫富救貧的事情。今天大家說上梁山，就是上山的意思，明白嗎？
土 難怪！每……每個人受了氣，就喊上梁山去，呵！原……來就是這個意思。
王 你想不想上梁山？
土 那……那還要講嗎？我……我想越快越好。
王 唉！今天想上梁山的人，多得很啦，不過，只差那個東西。
土 我……我也這樣想，不是爲了這件事，我……我還跟張土霸做長工嗎？長工和當壯丁同樣做人的牛馬。有什麼趣味。（沉默片刻）
王 喂！今早又拉丁嗎？
土 還……還不是。
王 拉丁了多少？
土 哈……一個都沒得。不……不過小牛子腳上打傷了，不……不要緊，只去了一塊皮。
王 現在他們到那裏去了呢？
土 還……還不是迫上梁山去了。
王 好傢伙，窮人都迫上梁山去了，看他們怎樣活下去。
土 喂！我……我聽人家說：離……離我們這裏五十多里的大山裏面就躲有七、八百壯丁，槍百多枝。
王 哈……就是差那個東西，不然我還等在這裏做什麼。
福 （唱孟姜女小調）正月裏來是新春，家家戶戶點紅燈，別人夫妻團圓聚，奴家丈夫築長城。（聲愈唱愈細）
土 （奇異）怎……怎麼，那……那個唱調子。
王 你猜猜看。
土 大……大嫂吧。
王 不，再猜一猜。
土 不……不是大嫂，那……那就……哈……（難爲情，不便開口）

王 疑神疑鬼做什麼？這年頭那裏還有閒情來找女人開心。嘿！那個不曉得我王得勝的金字招牌，從來就不講這一套？

土 那……那到底是那一個呢？

王 唉！福嫂啦。

土 福……福嫂，見鬼吧。

王 不信嗎？那你去看看好啦。

土 好……好的（走近床邊看了一眼，非常驚駭）怎……怎麼？

王 你想想看，昨……昨晚不是說，福……福嫂跳河自殺了嗎？

土 唔！（點一點頭）

王 怎……怎麼，死了又翻生呢？

土 唉！你想，淺淺的河水，那裏會淹死人呢？你看她的衣服頭髮還溼溼的，這就可以想到幾個鐘頭前，曾跳下過河裏，好在水淺，沒有死，又爬了上來呀，唉！可憐地凍了一晚上。

王 （慶幸地）好……好在今年天旱，不是的話，那……

土 那就白送了一條老命呀！

王 吊……吊他的娘，昨天我……我真想把那土霸砍做兩段。

土 你又跟他去收租嗎？

王 還不是，吃了他的飯，有……有什麼辦法？老……老實說：那個願意天天跟他去討……討那鬼債呢？

土 昨天下午的情形怎樣？

王 還……還不是那一套，一進門就……就向福嫂要租錢，福……福嫂三番四次跪在地下，苦苦的哀求，要他慢……慢一點交。吊……吊他的娘，那傢伙理都不理，馬上就……就把阿金子抓去，剛……剛走到門口，又回來說，抓到人要飯吃，虧本生意翻不來，又把只剩下一頭小……小豬仔，都搶去了。（吞一口口水）這……這還不算，還……還把她一間爛房子，也……也封掉了，你……你想，氣不氣人？

土 福嫂怎麼樣？

王 福……福哥又沒回來，沒親，沒戚，一個女人有……有什麼辦法？還不是啼啼哭哭，亂跳亂撞，哎呀，頭……頭皮都撞破了，身上，地下都流滿了血。

土 唉！可憐福嫂，自從福哥被徵去打鬼子以後，就沒有過過一天快樂的日子，摸更守夜，吃盡苦頭，好容易撐住了那七郎八當的家，養活自己和一個不滿八歲的女兒。

王 這樣好的女人，真……真是難得。

土 不是嗎，我活了三十多歲，就沒見過像福嫂那樣精明樸實，能幹的女人（吸口煙）阿金子也很像她的娘，聰明、伶俐、聽話，又有做事。差不多福嫂把她看做一個寶貝。你想：怎不叫福嫂傷心，跳河自殺呢？（沉默片刻）阿金子現在怎樣？

王 唉！講起來，真……真是傷心！那土霸婆，你還不曉得嗎？哎呀！

土 厲害……厲害死啦。一到家就……就把她打了一頓。阿，……阿金子，胆量大，把土霸婆罵……罵得狗血淋頭，越罵就……就越打，越……越打就越罵。氣得土……土霸婆怒火衝天，就……就叫了幾個丫頭

把阿金子綁到柱頭了，用一條大……大竹鞭亂……亂打下去。一直打到手軟了才罷手。你……你想，一個剛滿八……八歲的女孩子，經……經得起這樣打嗎？

王 後來阿金子怎麼樣？

土 聽說昏……昏過去了。

王 怎麼，你沒有看見嗎？

土 太太奶奶的客廳，我那……那裏敢去。這……這是秋花丫頭偷偷講給我聽的。

王 吊他的娘，人當牛馬狗做主。

土 變……變了，變了一個鬼世界。

王 嘿！我們還要把它再變成一個人世界啦。

福 （夢話）鬼狗，鬼狗（大聲）咬呀！狗咬人啦，狗咬人啦。（以下聲音很細，不知說些什麼話）

王 唉！做夢還要提防狗，真是……

土 （忽然想起）喂！福嫂吃過飯沒有？

王 今天斷火烟。

土 怎……怎麼，沒有米嗎？

王 這一向咬樹根，那裏還談得到米呢？

土 等我去弄一點米來。（向門口走去）

王 不……不要去。（制止）

土 不……不吃飯，那裏可以。（回身）

王 她一早就回娘家去了，大概就快要回來了吧。

土 真的嗎？

王 真的，坐下來再談吧。

土 不，張士霸，要我吃過早飯同去收租，說……說不定先來你這裏。

福 對啦，你剛才講的事情，快……快一點弄……弄好來。等……等我去通知他們。

王 叫他們今天不要出去做田，大家留在家裏，聽候我的好消息。

土 好……好的。（說罷就走）

王 喂！差一點忘記了，福嫂回來的消息，外面有人曉得嗎？

土 一個都不曉得。

王 那好得很，千祈不要傳出去，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事情成功不成功全靠福嫂身上啦，千祈保守秘密啦。

土 當然啦，請……請放心好了。（下）

福 （細細的聲音，又唱起孟姜女小調）正月裏來……（唱完後又哭又笑，遠處傳來狗吠聲）啊！（興奮地）阿金爸回來了，阿金爸一定回來了。（吠聲又起）你們聽，你們聽，這不是我的阿金爸回來的狗吠聲嗎？是的，是的，這一次不是假的，一定回來了，一定回來了。（興奮地爬起床來）

王 （急上前安慰）是的，是的，快要回來了，馬上回來了，再睡一睡吧。

福 （誤認王得勝是自己的丈夫）啊！真的你回來了！早就勝利了，為什麼回來這樣遲呢？（兩手緊握着王得勝的手，王得勝很不好意思

思，但又不便掙脫，使她難過）啊！你不要怕，莫難過，等我看一看你……

王（不耐煩樣子）莫囉哩囉唆好嗎？

福 吓！怎樣？啊！你……七、八年不見了，等我看，等……

王 唉！真是沒有辦法。（翻開臉）

福 回頭來等我仔細看一看吧。（王得勝回頭看了一眼）哎呀，阿金爸，你比從前瘦得多了。不是嗎？照照鏡子看看。真是倒也難怪，風吹雨打，晒日頭，那面孔晒得黑黑的，好像一個鐵打的人。（兩眼呆呆的望了一會）啊！為什麼回到家裏，一句話都不講？莫不是累啦！莫不是受了氣？莫不是害了病。唉！（透了一口氣，又吞了一口口水）哦！你……你吃了七八年苦頭，你受盡了人家的氣，這許多痛苦的日子，就是我沒有看見，想也想得到的。（愉快地）啊！今天就好啦。鬼子打出去了，勝利得到了。好！讓我們窮苦人家吃一頓粗茶便飯，快快樂樂過個太平日子。啊！阿金爸！正好，你回來啦！等我先講給你一件事（從衣袋內掏出一個小包裏，裏面包着十張五元的鈔票。外面很仔細的包了五六層紙，遞給王得勝）我這東西是七八年前，你走的前一晚留給我十張五塊錢的鈔票。

王 （把小包裏打開）七、八年的鈔票，現在一個錢都不值了。（照樣包好退還她）

福 不，你說，這些錢是學生子捐來送壯丁上前線的。你要我留來做家用，頂好買一頭小豬來養。哎呀！我常常想：好人好心腸送來的錢，我是捨不得用，放在身邊，足夠八長年了。鬼子快到我們村裏前幾個月，那時很苦，我都沒拿來用，因為好心、好意、好人送的錢，我是很愛的。我打算把他留下我的子子孫孫做做紀念，阿金爸，你想怎樣？

王 （勉強地）好，很好。

福 （王大嫂從娘家借米回來，經過窗口聽見裏面女人聲，便輕輕地把窗戶推開，竊聽內面的說話）

福 呵！還有一件要講給你聽的，就是：大寒過了，就是過新年，不要担心，我還留下一隻小肥豬，打算拿來殺掉，一半拿來做臘肉，一半賣出錢來，買米、蒸年糕、做年酒，讓我們一家骨肉團團圓圓，快快樂樂過個新年，七個新年做一次過，你想，不難得要快樂到怎麼樣啦。來……靠近點（把王得勝拉近身邊）我問你，我的話，你高興聽嗎？

王 （答得很勉強）高……高興，你還是再睡一睡吧。（扶福嫂睡下）

福 不！睡够了，我看見你就很快活，我想多跟你談談。

王 （王大嫂聽得心火起，「砰」的一聲便離開了窗口）

福 那個？（把破單遮住福嫂的臉，拿起菜刀殺氣騰騰的向門口走去）

王 （失望地沉痛的哭）你……呵……（爬起來又倒下去）

福 （邊走邊罵人）好……好……做的好事（來勢汹汹，像連珠砲似的罵着）

王 什麼？（莫名其妙，想問個明白，都沒有說話的機會）

妻 好……好……你做的事。（追逐）
王 你……（把刀放下）
妻 呵！做了好事，還要拿刀殺人呵！好！殺吧，殺吧，等你殺吧。
王 做……做……
妻 做！了好事還要拿刀殺人，呵（痛哭）
王 唉年頭不好，又來一個。
妻 （苦笑）我曉得你有了一個，唔（大聲瞪着眼）！有了一個就會吃人嗎？告訴你，再多幾萬個，我都不怕你的。
王 真的又癩了一個。
妻 （更氣）什麼？講清楚點（踏前幾步）呵！做了醜事，拿刀殺人放倒說人家癩了。豬狗！下流八賤的畜牲（扭住王得勝亂打一頓）。放手吧，放……等……等我講個明白。
王 米煮成了飯，講也是空的。
妻 那……那怎麼辦？（掙脫）
王 我……我要對你死，我……（衝上去扭做一團）
王 （用力掙脫，王大嫂落在地下）天下少見的女人，一點道理都不講的。
妻 豬狗畜牲，做了醜事還要打人。好！不要走，來吧，來吧……（聲勢洶洶，爬起來又向王得勝衝去）
福 殺千刀的又來了嗎？跟他拚，跟他……（想掙扎起來）
妻 （聽到床上的罵聲，立刻把轉向福嫂進攻）呵！賤貨，臭貨，婊子婆！我不罵你算好了，你還要跟我拚嗎？好！來吧（扭住痛罵）賤貨，臭貨……
福 （坐起來驚異的眼光盯住王大嫂）呵！你……
妻 哎呀！（全身發抖連退幾步）
王 唔！這是誰呀？
妻 怎……怎麼？（嚇得說不出話來）
福 你……呵！阿金寶呵！我的心肝，我的寶貝！（慢慢的爬下牀）
妻 你……你好嗎？你……怎樣逃回來的？（上前抱去）
王 嘩！（大叫一聲）
福 心肝，寶貝！不要怕，我是你的親娘啦，來！讓我抱一抱，親一親你的嘴，讓我……（追去）
妻 嘿！（躲在王得勝背後，王得勝吸着烟佯作沒看見）死人，死人，不看見嗎？（向背上打去）
王 唔！明白了麼？（把福嫂輕輕的擋住）
福 你……你……你搶我的寶貝，你……你搶我的心肝嗎？你……（向王得勝撲去，倒下）
妻 哎呀！（呆住了）
王 「呀」什麼，快幫忙吧。（二人把福嫂扶至牀上）
妻 哎呀！差點魂魄嚇散了。為什麼死掉又翻生呢？（王得勝裝作不聽見，走去吸烟）我說福嫂投河，自殺了，為什麼又翻生呢？（大聲）聽見嗎？
王 噢！……怎……怎麼？（看見王大嫂瞪起眼睛，立即變換腔調

）呵！你說福嫂嗎？——就是老天爺有眼啦。

妻 從來不信神，不信佛，爲什麼又說老天爺來。
王 不是老天爺不下雨，福嫂還會翻生嗎？你看她的全身還溼溼的，不是跳下河去，沒有淹死又爬了上來嗎？你這人，真固執，不問明白就……

妻 算我錯了，我……莫講啦。唉，可憐福嫂。

王 我們窮人還不是一樣嗎？

（沉默片刻）真氣人。昨天我親眼看見那土霸，哎呀！就好像一隻打傷的老虎，兇得很，一進門，就逼福嫂租要交清，福嫂苦苦哀求慢一點完，那土霸死也不肯，蠻蠻的就把阿金子拉去了。可憐福嫂連一頭小豬仔也搶去了，這還不算，還要封房子，那死良絕心的張土霸，你看恨不恨。唉，真的要我做福嫂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你要我的米糞，我要你的鍋頭；你好，我比你更好，你壞，我比你更壞，你是人，我也是人，難道窮人生下來就應該被人欺侮的嗎？哼！

王 講一套，做一套，有什麼用？張土霸還不是對我們一樣兇，豬牛，穀子，連一隻雞婆都搶光了，你又怎樣。

妻 這……（低下頭）

王 這就是皮肉硬，骨頭軟，講空話有什麼用？（稍停）我問你，米借到了沒有？

妻 一粒都沒得。

王 爲什麼，你娘家剛割禾，倉就空嗎？

妻 如今世界，你還不曉得的嗎？田租穀利，又加上什麼屁捐；什麼「蒸」什麼「狗」什麼「借」啦，還有什麼……哎呀！算也算不清啦。把我娘家收來的穀子一籬筐一籬筐倒進有錢佬的穀倉裏去了。今年年歲又不好，打來的穀子還不够完這些什麼屁「捐」屁「租」屁「蒸」屁「狗」屁「借」呢？

王 算了……早飯還沒有吃，怎麼辦？

妻 （生氣）我不做聲算好了，你倒問起我來。我問你，世界上那裏聽過丈夫問妻子要飯吃的沒有？

王 算了，算了，橫豎只這一餐飯。

妻 怎麼？就這一餐飯，以後呢？

王 （拉長嗓子）以後就有辦法了。

妻 辦法？辦了半生人，還是咬差吃辣，過着苦日子。辦法，全是鬼話。

王 （反攻）鬼話？嘿！我倒要問你：那一次我王得勝吹過牛皮？老實講，那一個不曉得我王得勝骨頭硬，講得出就做得，從來就不會吹過牛皮。（稍停）你也許記得吧；民國廿八年，我抽中了籤去打鬼子，走的前一晚，我不是對你講過，你放心我有辦法的。鬼子趕走了，我就會回來的。你想想看，我的話是不是牛皮？

妻 開小差，逃跑就容易，要飯吃就難啦。

王 世間無難事，只怕耐心人。我打了七年鬼子就好像讀了七年書。以前不曉得的，現在我曉得了。世界上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人做出來的，難！難在那裏？

妻 不要臉的東西，一個攔槍的當兵子，倒裝起讀書人來了。
王 嘿！讀書人又有什麼了不起？老實說：我現在比那些糊塗書生還要懂得多啦。別的不講，只拿我們村裏的教書先生來說吧：當我回來那晚上，他就跟我談起原子彈怎樣厲害，原子彈怎樣不好公開，怎樣……吊他的……
妻 哎呀！求你不要講下去啦。搯了七年槍，滿嘴「鴨子蛋，鴨子蛋」，差一點把我頭都壓碎了。
王 嘿！今天我王得勝的辦法就比往年要多得多啦。
妻 老是辦……辦我的屁？
王 嘿！不要看輕我啦，你想想看，以前都有辦法，現在不是更有辦法嗎？
妻 好！等下張土霸來了看你拿出什麼辦法來。
王 （拿出兩條假腳）這就是辦法。
妻 七老八老，快要進棺材了，還攪這一套做什麼。（接過假腳丟下地上）這東西好當飯吃的嗎？
王 嘿！不要看輕它啦，等一下你就曉得的。（拾起假腳）
妻 這些把戲還是少玩點，還是快點逃吧。
王 （嚴正地）這是什麼話？我王得勝從來沒有騙過人的半文錢，又沒搶過人的豬、牛、穀子，有什麼理由要我逃啦。
妻 你欠了人家的租錢、穀利還沒有完清啦。
王 劃來的穀子通通送給他們了，完不清那有什麼辦法呢？
妻 唉！你這個人太頑固了。你還不曉得張土霸的手段毒辣嗎？鬼子到來的時候，他做了一年維持會長，就害死了五百多人，他又有錢又有勢。他的舅爺做縣長，兒子又做鄉長；還有什麼鬼親戚在省裏做什麼（想了一會）「豆腐」長。哎呀！我都記不清楚了。
王 特務就特務。
妻 呵！是的「偷褲」，「偷褲」。
王 不懂人家的屁，又喜歡講。
妻 「偷褲」「豆腐」又有什麼相干，到底他是一個有權有勢的官呀！為什麼老是跟我打岔呢？
王 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講，等你一個人講吧。
妻 官老爺的世界，你硬得過他嗎？真的，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，叫我怎麼辦？古話說：『好漢莫受眼前虧』『三十六計走為上計』，我想你還是躲一躲好。
王 我已經打好了主意，只要你幫一幫我的忙就夠了。
妻 幫忙？只要平安無事，你要怎樣就怎樣。
王 真的嗎？
妻 我問你你打的是那一條主意？
王 等一下那張土霸來了，我來假裝死人；你來假哭，他看了就……
妻 就怎麼樣？
王 （靠近至王大嫂耳邊細聲講了一會）怎麼樣？
妻 好的，好的。
王 時間已經不早了，你就扶福嫂進裏面去，等我來搬床板。（把床板

搬進內室）

妻 好的。（扶福嫂進入）
王 （從室內出來）找一件衣服給她蓋好啦。（走至桌邊化裝畫成一個七竅流血自殺的鬼臉）
妻 （內聲）好的（化裝快完成的時候，王大嫂從室內出來，看見王得勝的鬼臉嚇一跳）哎呀！你……你搞什麼鬼？
王 這有什麼好怕？
妻 發瘋嗎？
王 這就是剛才講的辦法啦。
妻 （定一定神）你真是……
王 不要多講，快把香燭紙錢拿出來。
妻 好的（把香燭擺在床腳預備點火）
王 對啦，試哭一下，看看像不像。
妻 假死那裏能夠哭得像？
王 假死就用假哭，有點像就够了。
妻 哎呀！我做不來，我……
王 真是，眼睛擦一擦，口水潤一潤，哭起來就像了。試一試看。
妻 （哭）
王 很像很像，好極了。
妻 （馬蹄聲由遠而近）
王 聽，這不是土霸的馬蹄聲嗎？（門門）
妻 是的，是……怎麼辦？
王 好！快把香燭點起來。（點香燭）
張 （馬蹄聲到窗後停下）那一家？
土 轉過彎就是。
王 （坐在床下的矮凳上，昂起頭，兩手向前伸出緊緊握着假脚柄）不要忙，來！先把我的被單蓋好了再說。
妻 好的（給王得勝蓋被單）
張 開門（拍門）！
妻 拍門了，怎樣？……
王 不要忙，向外面的被單留長點，不然，站起來，可以看到我的腳。
妻 要多長？
王 五尺長的樣子。
妻 你看差不多嗎？
王 （扭過頭看）很合適，很……
張 （大聲）開不開啦。（門聲）
王 好了，就哭去開門吧。
妻 （有點難為情）怎樣哭？
王 擦眼睛，搽口水啦，（裝女人哭聲）夫呀夫！……
張 （門聲比前更急）開不開，不開就放火燒啦。
妻 （擦了眼，又搽了口水，哭）夫呀夫！你死得真痛苦！……噎……
張 （哭着開門）
王 豈有此理，叫了這樣久才開門。（帶着土狗登場。張三爺個子瘦長

，眼細鼻鉤，唇厚，牙露，還留了兩撇鬍子，穿了一套半新舊的綢緞馬褂，拿了一根馬鞭，神氣十足，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。一眼看去，就明白他是一個豪紳地主）

妻（走至右門口不停的的哭著）夫呀夫！……

張（上前一步）今天是最後的一天，不交清，那就……唔！，你們自己去想好了。

（歪頭看了一眼）

妻哭夫呀夫……

張哈……（冷笑）哭！哭就哭得掉嗎？（走近王大嫂身邊）我問你：王得勝那裏去了，逃了嗎？什麼，一句話都不回答，（怒）告訴你，我是沒有閒情來聽調子的。

妻（比前哭得更厲害）夫呀夫……

張吊你的娘「夫呀夫」！「夫呀夫」簡直把我的腦袋都弄糊塗了。土狗！你去問她，今天租不交清，就把人帶到鄉公所去，房子封起來。

土是：（走近王大嫂身旁）怎……怎麼樣，王……王大哥在家嗎？

妻死……死掉了。（哭）夫呀夫……

土（裝着驚駭的樣子）死掉了嗎？（回頭對三爺）三……三爺她……她說死掉了。

張怎麼？一下子就死啦。唔！我看有點怪。

張（臉朝內）哎呀！真的，筆直睡在床上呢。

張真的嗎？讓我上前去看看吧。（土狗跟上）

土（故意誇張）哎呀！（倒退幾步）鬼……

張哎呀！（同樣退了下來）

張那樣子真可怕。

土是……是不是吃毒藥死的。

張是……是的，你……你看，鼻、嘴、眼、耳朵都流血，眼睛也掉了下來，不會錯，不會錯，一定是吃毒藥死的。哎呀！吃毒藥死的我看過很多，就……就沒看過死得這樣可怕的，我……

張少說廢話，快點把死人拉出去，房子封起來。

土（裝着非常害怕）把……把死人拉出去嗎？哎呀！你就把房子送給我，我……我也沒有這種勇氣。

張蠢人！只用一條繩子，打一個活結，套進頸子上一抽，就拉出去了，乾乾淨脆，一點不麻煩，蠢人，這又有什麼可怕呢？

土死人比生人重，我一個人那裏拉得動呢？

張那……讓我那女人帶回去，多派幾個人來給你幫忙。

土不……（故意為難——說罷向門外走去）

張（拔槍威脅）不准走！

土（回頭見槍）不……不走了。

張快點動手，不然就結束你的狗命。

土好……好的（拿出繩子，走近床邊，暗中和王得勝打招呼）

妻夫呀夫！……

張（走近王大嫂身旁）死都死掉了，有什麼辦法呢？人死了，哭不回

來的，何必這樣傷心呢，況且你丈夫是一個窮光蛋，沒田沒地沒事做，就是哭得回來，有什麼用處呢？我想：你還是想開一點吧。唉！我看你這樣孤苦伶仃，心裏就十分難過，所以我想：你暫時還是到我家裏去住下來，以後的事，以後再說，你想怎麼樣？

妻
張

夫呀夫……（裝不聽見）

不要難過，也不要擔心，我家裏雖然比上不足，比下則有餘，老實說，住的，穿的，吃的，用的，都不成問題的。只要你說一句願意或者點一點頭就得啦。怎麼樣？還不相信嗎？我張三爺做人很爽直的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從來不講漂亮話的。古語說：「惻隱之心人人有」，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莫說你是我的鄉鄰，就是在抗戰期間，從外面疎散來的姑娘，我都一樣看待。也許你曉得的，到現在我家裏還收容了十幾處無家可歸的姑娘。「雪中送炭」是應該的。你不要難過，也不要懷疑，只要說聲「願意」或者點一點頭就得啦。怎麼樣？

妻
張
妻

夫呀夫！為什麼還不快下手？……（哭）

不要哭了，就跟我一齊走吧。（拉王大嫂的手）

（大喊一聲）哎呀！救命！（一拳打去便走至窗口，張三爺追上）

（床上的死人漸漸升起，一會又慢慢下去了）

土

鬼……鬼來啦，鬼……（像雷聲，一脚跳至門邊把門扣緊）

張

哎呀……鬼……（同樣跳至門邊揭門又揭不開）快……快快走。

妻

（裝着非常害怕，也擠在門邊）哎呀！鬼……

張

（非常着急）完了完了。門都揭不開了怎麼辦？

土

到……到廚房裏去。

張

好……好的。（向內室走去）

福

啞！（裏面傳出一種怪聲）

張

鬼……（急退回原地）

妻

（裝瘋）噫！那裏又來了一個長頭髮。噫！這邊又來了一個吊頸鬼

，哎呀！對面又來了一個殺頭鬼！哎呀！很多……鬼……

（手向後門上拍了幾下）哎呀！後面又來了許多鬼呀！

（三人逃向對面桌下躲着，這時鬼床又漸漸升起）

妻

哎呀！不得了，床……床上的鬼，又……又起來了。（三人一齊跑回門邊）。

張

不得了，不……走吧！走吧……（抖得非常厲害）（鬼床慢慢地向台中移動，接着兩隻假腳徐徐放下。這時，王得勝便露出全身，直挺挺的站着）

王

（唱西皮搖板）「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縱有翅膀也逃不出我的手掌。你……快快跪下，讓我問個清楚」（白）我是陰間一等審判官是也，只因陽間張三爺，壓迫羣衆，剝削人民，殘殺百姓，本官奉三國閻君的命令，要把張三爺嚴拿究辦。你就是張三爺嗎？

張

是……小人就是張三（顫抖跪下）

王

（白）好！你切實招來。

張

審……審判官老爺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是一個好人啦，請大人……

王

（白）混賬（西皮搖板）罵一聲你那張三小子害人精！你騙了人家

多少錢！你搶了人家多少穀！你害死了人家多少命！你……不切實供來，本官就要你的命。

張大……大人，我……我確實是一個好人啦。

土（跪下告狀）審判官老爺他搶了我的田，又殺死了我的哥哥，又逼死了我的親娘，請大人伸冤伸冤！

妻（跪下哭訴）殺千刀的張三，搶去了我的田地，又拉走我的豬牛，又逼死了我的丈夫王得勝，請大人伸冤伸冤！

王（白）這許多事情，發生在什麼時候？

妻東洋鬼子來了那年。

土（白）他在東洋鬼子手下做……做維持會長。

王（白）呵！你原來是漢奸賣國賊呀，哈！……

福（瘋狂地從內室出來，哈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這殺千刀，殺萬刀的，你騙去了我的丈夫，又搶去了我的女兒，又劫去我豬牛穀子，殺千刀的，殺萬刀的，我要跟你拚命，我要跟你拚命，我……（上前作打擊狀）

王（制止）（白）不要着急！（福嫂狂笑入室）

張啊……（發昏倒下）

王快……快點搜身！

土好的好的。（搜出一枝手槍和幾十張借據）

王（槍插在腰間）那是什麼？

土還不是借錢借穀的單據。

王撕了它，撕了它，快把土霸綁起來。

土吊你的娘，現在就要你的老命了。（撕單據，又把張土霸綁起來）

張啊……（甦醒）

王（白）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？

張沒……沒有，只求大……大人開恩，開恩，饒我一條老命。

王（白）不行，不行，軍令如山，政令似鐵，那裏能够容情。

張大……大人！只要饒我一條命，我就把一半家產謝謝大人。

王（白）不行，不行，軍令如山，政令似鐵，那裏能够容情。

張我還有一百九十六條槍和一百萬担穀子，假如大人饒我一條老命，我就全數送給大人。

王（白）那裏得來的槍？

張不瞞大人，這是日本人走時送給我的。

王（白）槍在何處，穀子在何方？

張槍在南山腳一個大大的坟墓裏面。穀子放在鳳凰山、龍虎洞、三家村。

王（白）有些什麼槍？

張五挺機關槍，三十八枝駁壳，兩挺小鋼砲，三百五十枝新式步槍。

王（白）還有什麼？

張還有四十七顆手榴彈和十大箱子彈。

王（白）如果撒謊馬上砍你的腦袋。

張大……大人，這是實情，一點都不敢撒謊。

王（暗示土狗把張三爺的嘴綁起來）來！（土狗用一塊手巾綁住張三

爺的嘴，王得勝揩淨臉）
 張 啊……（好似做了一場惡夢）
 王 你還認得王得勝嗎？（驕傲地大笑）哈……
 張 呵！你……（掙扎）
 王 把他帶進室內，綁在柱頭上面。
 土 好的。（帶張三爺下）
 王 來，把地下的單據燒掉，馬上上梁山去（燒單據，打點室內）
 妻 我還有我自己的事情。（入室）
 土 我……我們就走吧。
 王 快去通知大家，即刻到南山腳集合。槍到了手，就去搬穀子，最緊要的把張土霸的兒子也綁起來，還有廿多枝槍一齊繳下來。
 土 好的（急下）
 王 喂！槍一到手，就派人到各村去打鑼，告訴大家，要翻身的人都一齊上山去。
 土 好的！（下）
 （王得勝繼續打疊東西，王大嫂背了一個大大的包袱又提了一個竹筐從室內匆匆出來，走至台中包袱撒在地下破布破鞋碗筷……滿地打滾）
 王 爛傢伙，要來做什麼？
 妻 （有點氣）不幫忙，還要唱高調，快幫忙拾起來啦。（拾物）
 王 我有我的事情啦。
 福 （從室內出來向左門走去）我的阿金爸，我的金寶，我要把他們找回來，我一定要把他們找回來啦。
 王 （上前攔住）他們就要回來的。（扶至牀邊坐下）
 妻 阿金子，等一下就可以見到啦。
 福 我……我要找他們回來，我……
 王 福嫂，我們大家都起來報仇了！等一下，我們大家上梁山去。
 妻 是啦！我們大家都上梁山去！
 福 （似乎有點會意）呵！上梁山嗎？（興奮）呵……
 福 （張土霸掙脫繩子提起菜刀偷偷地從室內出來向王得勝斫去）
 福 （發現張土霸大聲的叫）哎呀！殺千刀的又來了。
 福 （很快的拔出槍來對中土霸射去，土霸倒地）嘿！
 福 （狂歡大笑）哈……
 妻 哎呀！為什麼要打死他，怎得了。
 王 他是漢奸賣國賊啦！
 （後台鑼聲四起）
 後台 要翻身的人都上梁山，大家一齊上梁山去啦。
 （鑼聲和喊聲打成一片）
 王 （興奮）走吧！我們一齊上梁山去……
 妻 （扶着福嫂）我們上梁山去。
 福 （勝利的笑）呵！我們大家上梁山去！
 （喊聲鑼聲打成一片幕急落）

X.XU60
2025

5232

1 ——— 500
每册 元
1947.10.